

到北大荒的第一年冬天，在七星河南岸修水利，我们知青被分配住在当地一个叫底窑的小村子里各个老乡家。我住一家跑腿子窝棚，东北话管单身汉叫做跑腿子。他的家空荡荡，除了一铺热炕和炕上的一个小炕桌，再有外屋连着炕的一个锅灶，没有其他的陈设。

他有四十多岁的样子，长得像头生牤子一样壮实，不大爱说话。那时候，知青住在谁家，每天晚上收工后的晚饭，就在谁家吃，最后统一给饭钱。他做饭很简单，没有什么好吃的，但有馒头、玉米粥，有酸菜、冻土豆，能吃饱肚子。盘腿坐在炕桌前吃饭的时候，他爱喝两口老酒，顺便给我倒上一盅。没有什么下酒菜，他一般就着干辣椒下酒。一口辣椒一口酒，看着就辣得慌，他却非常享受，嘴唇沾着红红的辣椒末，一张嘴像在喷火。在北大荒，除了他就辣椒下酒，我没见过第二位。

这个小村处 在一片原始次森林的边上，风景很幽美。老林子 里什么树都有，最漂亮的是一片白桦林。觉得白桦林最漂亮，主要还是从书中得到的印象。没来北大荒之前，看过林子的长篇小说《雁飞塞北》和林青的散文集《冰凌花》，还读过俄罗斯好多诗人的诗歌，他们都把白桦林写得美轮美奂，让我对白桦林充满向往和想象。在想象的作用力下，一切都染上了青春时节想入非非的色彩。

那时候，我 喜欢写诗。记不清在俄罗斯哪位诗人那里看到他

将诗写在白桦树皮上，心里特别向往，也想把自己的诗写在白桦树皮上，寄给远方的朋友，该会让朋友多么惊喜。那一年，我21岁。

收工早时，或歇工时，我一个人悄悄溜进林子里，寻找白桦林。积雪很厚，没过脚脖子，踩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像碎玻璃在响。白桦树皮很好从树上剥下来，有的已经干裂的口子，可以不用小刀，用手就能直接剥下来。不一会儿，就剥下好多，我选择了两块平整厚实的白桦树皮，带回跑腿子窝棚。

那时候，我爱用鸵鸟牌天蓝色的墨水。天蓝色的诗句，抄写在洁白的白桦树皮上，一下子就洇开了，每一个字立刻像花朵绽开了花瓣，让那些字有些变形，变得不像我写的，好像白桦树皮是个魔术师，让我写下的诗句变成了另一种模样粉墨登场。这让我觉得特别好玩，想象着寄到远方朋友那里，朋友看到后惊讶的表情，心里满是喜悦，忘却了修水利的辛苦和寒冷。

写好的那两块白桦树皮的诗笺，没过几天，竟然就萎缩了，干裂出好多大口子。别看北大荒室外朔风呼啸、天寒地冻，屋里却烧得很暖。那个跑腿子走过来，看到我手里拿着裂了好多大口子的两块白桦诗笺发呆，冷笑两声，没说什么，走出了屋子。那冷笑中，明显带有几分嘲笑，天寒地冻的，还玩这种小把戏？

我又进林子剥下几块白桦树皮，在上面写好了诗，放在屋子的外面，让它们风干。但是，几次试验，还是失败了。离开了白桦树的树皮，还是裂开了口子，而且，脆薄得一碰就坏。

开春时分，七星河开化了，老林子回黄转绿了，大雁清亮地叫着飞过底窑的上空，修水利的活儿算告一段落了。最后一顿晚饭，跑腿子照例倒上酒，见我没吃，一下站了起来，跳下炕，走出了里屋。不一会儿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个东西，走过来递在我的手里：原来是一块白桦树皮。

他爬上炕，盘腿坐在炕桌前，指着白桦树皮对我说：你以前弄的那玩意儿不行，树皮一干就瘪了，得让树皮带一点点儿树肉才结实。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才注意到这块树皮确实厚一些，还发现上面油晃晃的，很光滑，便问他：你涂油了？他点点头：涂了一层桐油，它就不裂了。

我谢了他，一口咬下那根红红的干辣椒，喝了一口酒，辣得我的嗓子眼儿直喷火，不住地咳嗽。他呵呵大笑起来。

第二天，大便时都是火辣辣的。

白桦树皮诗笺

□肖复兴



将诗写在白桦树皮上，心里特别向往，也想把自己的诗写在白桦树皮上，寄给远方的朋友，该会让朋友多么惊喜。那一年，我21岁。

收工早时，或歇工时，我一个人悄悄溜进林子里，寻找白桦林。积雪很厚，没过脚脖子，踩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像碎玻璃在响。白桦树皮很好从树上剥下来，有的已经干裂的口子，可以不用小刀，用手就能直接剥下来。不一会儿，就剥下好多，我选择了两块平整厚实的白桦树皮，带回跑腿子窝棚。

那时候，我爱用鸵鸟牌天蓝色的墨水。天蓝色的诗句，抄写在洁白的白桦树皮上，一下子就洇开了，每一个字立刻像花朵绽开了花瓣，让那些字有些变形，变得不像我写的，好像白桦树皮是个魔术师，让我写下的诗句变成了另一种模样粉墨登场。这让我觉得特别好玩，想象着寄到远方朋友那里，朋友看到后惊讶的表情，心里满是喜悦，忘却了修水利的辛苦和寒冷。

写好的那两块白桦树皮的诗笺，没过几天，竟然就萎缩了，干裂出好多大口子。别看北大荒室外朔风呼啸、天寒地冻，屋里却烧得很暖。那个跑腿子走过来，看到我手里拿着裂了好多大口子的两块白桦诗笺发呆，冷笑两声，没说什么，走出了屋子。那冷笑中，明显带有几分嘲笑，天寒地冻的，还玩这种小把戏？

我又进林子剥下几块白桦树皮，在上面写好了诗，放在屋子的外面，让它们风干。但是，几次试验，还是失败了。离开了白桦树的树皮，还是裂开了口子，而且，脆薄得一碰就坏。

开春时分，七星河开化了，老林子回黄转绿了，大雁清亮地叫着飞过底窑的上空，修水利的活儿算告一段落了。最后一顿晚饭，跑腿子照例倒上酒，见我没吃，一下站了起来，跳下炕，走出了里屋。不一会儿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个东西，走过来递在我的手里：原来是一块白桦树皮。

他爬上炕，盘腿坐在炕桌前，指着白桦树皮对我说：你以前弄的那玩意儿不行，树皮一干就瘪了，得让树皮带一点点儿树肉才结实。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才注意到这块树皮确实厚一些，还发现上面油晃晃的，很光滑，便问他：你涂油了？他点点头：涂了一层桐油，它就不裂了。

我谢了他，一口咬下那根红红的干辣椒，喝了一口酒，辣得我的嗓子眼儿直喷火，不住地咳嗽。他呵呵大笑起来。

第二天，大便时都是火辣辣的。

读史札记

枕边书

□谢冕

我把阅读的书大体分为三类：架上书、案头书和枕边书。其间经常“亲密接触”的是后两种。我的案头书不少，“书似青山常乱叠”，但乱中有序。首先是一些必备的工具书，经常翻用的有《新华字典》《汉语成语小词典》《古汉语常用词词典》《英汉词典》以及《辞海》的相关分册等。当然也有如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等，也常置于手边最易翻到的地方。此即我所谓的案头书，是我从事文字工作的最得力的助手。

枕边书就不同了，严肃的阅读此刻不宜，因为是入睡前的“预备”。读小说劳神，诗太雅，有时牵肠挂肚，还费解。劳碌竟日，此时最好是一些可以让心情舒缓放松、让人愉悦的“闲书”。此时我特别拒绝那些专业的著作，不仅因为它往往“深奥”，而且因为那种刻板的“专业”让人心情不宁。做学问的人往往爱思考，而睡前的最佳状态是宁静，是“不思考”。不准确地说，枕边书好比是、也应该是“催眠书”，一种抚慰，或者一种享受。

我的枕边书带有被选择的随意性，并不恒常，也会有变化。因为生活在变，兴趣也会转移，书也会流动。但此类书因为是“被选择”的，所以也相对稳定。我此刻的床头，就有两本每晚睡前常翻的枕边书，一本是《世说新语》，一本是《闲情偶寄》。《世说新语》年代较远，是南朝宋的作品。《闲情偶寄》晚一些，为明末清初

李渔所著，距今也好几百年了。因为经常翻阅，置于床头已经很久了。

至于为什么是这两本而不是别的书？简单地说，因为前者是“世说”，后者是“闲情”。知人论世，偶寄闲情，人生难道不就是这两端吗？

这两本书大家都熟悉。先说《世说新语》，这是一本“集体创作”的笔记小说。临川王刘义庆是“主编”，应也是作者之一。它用非常简洁的文字，讲述东汉末年至晋初的世事人情，行文简洁，笔墨传神，把复杂的历史故事点染成俊逸的小品。特别迷人的是，它在“同框”比对中臧否当日的风流人物，寥寥数语，便活画出那人的性情品行。或鄙薄，或嘉许，言简而意赅，散篇连环，似断非断，各自独立，构成了魏晋风情的绚丽乐章，此书内容繁富，一文一事，或一人，总是点到为止，不拖沓。好读，也不劳神。

《闲情偶寄》作者李笠翁，是一位才子，多才多艺。他集散文家、诗人、美学家、剧作家、戏剧理论家、评点家于一身。他以闲散的笔墨写真心情，他是热爱生活、也会生活的性情中人。他以审美的眼光穿透日常生活的细节和场面，举凡服饰、妆容、居室、花木、厨艺等等，点化成了充满情趣的人生场景。读他的文字，想他的为人，令人忘记身边的烦恼与嘈杂，会把活着的每一天看成是一种享受。我读李渔，倾心于他的饱学与智慧，仿佛是遇到隔代知音。

大家V微语

分期付款

□刘墉

●分期治学要比分期付款更划得来。

●可是现在有许多人，只知以分期付款来买昂贵的东西，却不知以分期治学来求高深的知识；从不嫌分期付款买东西贵，却要喊：“这本书太厚了，我读不完。”“那样东西太难了，我学不会。”

●这岂不是很滑稽吗？

酵母

□尤今

一日，同事烘了桂皮面包带来办公室让大家品尝。面包呈可爱的螺旋形，金光灿烂，让人一见钟情。快乐地吃它，质地柔软而细致，宛如吞食云絮，而镶嵌在面包里那种奇特的桂皮香，又让味蕾惊艳。

回家后，如法炮制。

将酵母加入温水中，再与适量的砂糖、牛油、蛋液、牛奶、细盐和面粉混合，置入大盆中，密密地盖着，静待发酵。平生第一次尝试做面包，心情亢奋，每隔几分钟便把盖子掀起，细细审视酵母发酵的情况。

说也奇怪，一个小时过后，面团始终不曾一如既往地大起大发，只是稍稍撑高一点儿罢了；再耐心地等，在等待期间，频频揭开审视，时间到了，却仍然没有什么进展。这时，明知有些环节出了问题，可是，骑虎难下，只好硬着头皮把那“结实”的面团搓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送进烘炉里。烘焙出来的成品（绝对不敢说那是面包），惨不忍睹，桂皮粉斑驳的全浮在表皮上，好似发霉了，有的还张着多个裂口，恶形恶状的。

把这一堆奇形怪状的东西拿去

和同事“分享”，有位同事在取食时不慎掉落在桌上，“砰”地发出一声巨响，大家连忙查看它究竟有没有把桌面打裂了。自此，各种绰号倾巢而出：什么石头面包啦、音乐面包啦、变种面包啦，嘻哈绝倒，乐不可支，个个把一己的快乐建在我的痛苦上。

痛定思痛，面壁思过。

有同事推断问题出在酵母上。他拈着一小包酵母，条分缕析地指出：密封在内的这些单细胞霉菌，其实还是活生生的，只不过是暂时“风干”在真空包装而已，只要给它水分、氧气、糖，它便会立刻复活而大量繁殖，而当它与糖发生化学作用时，便会产生酒精和二氧化碳，酿酒需要酒精而做面包则需要二氧化碳。性格幽默的他促狭地表示：一定是在酵母酝酿发酵的过程里多次揭盖偷窥而触怒了它，它因此而罢工，给我难堪。

啊，酵母也和人一样，有着不容他人亵渎的尊严的。唉，“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”是千古不渝的真理啊！

“对不起！”我默默地在心里向酵母道歉。

一辆老车

□瑞新



那年，我在西北矿区买了一辆老旧面包车，专门用来在工地作业。

这车，不知是哪年的车，也不知跑了多少公里，反正我当时要求不高：能打着火，能上下矿坑就行。

由于老车动力损失严重，爬大坑全程只能一挡冲坡，注意，是冲坡不是爬坡——先经几十米的平路让车跑起来，高转速，一挡走起！冲坡中途不能有超过3秒的松油，更不能减速。所以必须提前观察其他作业机械和渣车的运行情况，等来一个净空冲坡窗口，冲啊！否则一旦中途有任何阻挡……只能空挡从坡上倒回平地，再等净空，再冲。

时间久了，其他工人看不下去，提醒我去换个离合片。行，换吧。好家伙，这下来劲了，老车可以直接在缓坡起步，冲坡仍是一挡，但明显感觉不吃力，稍缓一点的坡度还可以二挡起步——简直是完美的驾驶体验！

西北的冬天极冷，对这台老车最大的考验是每天早晨的发车。通常需要打超过5马达才有概率打着火。这就会产生两个问题：

第一是启动马达过热，齿轮不能归位，打着打着启动马达就把自己卡死了。解决方案是宿舍里常备几个启动马达，不行就换。

第二个问题是电瓶亏电。本来天寒地冻，电瓶就不好用，再加上一直扭钥匙门，没几下电就没了，彻底没动静。解决方案是头一晚收工时刻意将车停在靠下坡的地方，万一第二天打火有困难就可以推下坡，边溜车边打火……我太难了！

旧车的普遍问题是烧机油，矿区尘土太多，空滤几天不吹就严重积灰，更加重了烧机油。

终于在某个中午，老车精疲力竭地停在了半坡。缺机油，爆瓦，得换四配套（编者注：汽车发动机的活塞、气缸套、活塞环、活塞销），或者干脆换个发动机。由于当时临近春节放假，我就将老车留在修理厂，想着节后开工再修。

不料节后，我从西北转战西南，那车居然被修理厂的伙计拆了……

常常回想那车，其实，它坑人的地方还有很多。比如，它驾驶室座椅是用那种类似书包上的扣儿，扣在某处的。长期的颠簸和摩擦使得这扣儿居然在行驶中断了，而且还是在我冲坡的时候。当时，我正开车高转速向上冲，突然，扣儿一断，我整个人向后仰翻过去！幸好副驾的工人师傅眼疾手快，一把将我薅起，我惊慌中稳住了方向盘……

然而，如果那个春节后我回到西北，我肯定还会去修它，让它继续驰骋！那辆老车带来的驾驶感受，是我在城市生活中开车多年不曾体验过的。

好比儿时的一个玩具熊，虽然经过多次的缝缝补补，但你依然会把它放在枕边，分享你香甜的梦境，或者陪伴你度过噩梦醒来后难熬的午夜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孙泽峰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漫
图编：王泰舒

零售
专供
本报



61935970566666